



春风白金图书奖:《文城》

余华:结局有三个,我选了最合适的

Y
u hua

6月13日,余华以新著《文城》登上第十届春风悦读榜颁奖盛典。拿下白金图书奖后的第三天,他从杭州出发去海盐,去看望双亲。

余华一直在路上。从江南小城奔向京城,从京城奔向世界各地。在疫情到来前,余华一直是边走边读边写的人生状态。

但疫情三年,让他的脚步慢了下来。这一慢,就有了《文城》。

面前是一个温和的、宽厚的、诚恳的,一点也不尖锐的余华。余华说,“生活和写作不是一回事,有些作家生活中时常暴跳如雷,写出来的作品却是和风细雨;有些作家生活中总是轻声细语,写出来的作品却是大喊大叫。对于作家来说,重要的是洞察力、想象力和激情。这里说的激情,是在写作时爆发出来的。”

跨越时代的持续性写作,一路走来,“余华作品”也是被解读得最多的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之一。余华期待着各色各样的解读。“一部作品真正的完成应该是阅读上的完成,不同的读者完成作品的方式也会不同,我想,不少作家都希望出版以后的作品一直处于有待于完成中。”

余华:著名作家,目前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。1960年出生在杭州,在海盐长大,著有长篇小说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等。

江南女子小美
她是《文城》的心跳

钱江晚报:《文城》中的小美,在文学史上也有独特性,她是地道的江南女子,从小就是童养媳,聪明水灵、勤劳善良又诡诈魅惑,身上有一种让人沉迷的“魔性”,特别真诚又欺骗到底。这个人物是如何孕育而生的?

余华:这部书我写了二十多年,最先出现在构思中的人物是三个,林祥福、小美和阿强。不断往下写的时候,困难的是小美,把她往坏里写相对容易,把她往好里写就不容易了。

小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女性,似乎被两个极端所左右,她为什么会这样?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她。

我觉得小美身上显示出来的既是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,她处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里,她情感的反应和行为的反应都是不由自主的,这是她的悲剧。

《文城》里的其他人物都是时代的循规蹈矩者,包括悍匪张一斧,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,只有小美不是,她是那个时代的出格者,她有着新青年和娜拉的勇气,还有果断。

如果说林祥福、陈永良、顾益民、田氏兄弟、阿强、“和尚”这些男性形象是这部作品的呼吸,小美是这部作品的心跳。

没有小美的话,不会有《文城》。

钱江晚报:这样的女性是横空出世的,还是也有“原型”呢?

余华:如果小美有“原型”的话,我们可以去旧时代寻找,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规则塑造了她,我们也可以去今天的时代寻找,因为人性里有一些内容是恒久不变的。时代的不同,可能会改变它们的表现方式,但是不会删除它们。

简单说,她做了什么以后,我们关心的不应该只是她做了什么,更应该去关心她为什么会这么做,这是文学的兴趣所在。

作家是尾随者
尾随人物去想的地方

钱江晚报:我们在您的好多小说中,看到对立的两面:残酷与温情。《文城》中,比如有林祥福的死和小美的死等等,也看到小美与林祥福相处中的脉脉温情,甚至小美婆婆对童养媳的严厉苛责之余,也有某种若有若无的温情。这是为了达到天道的平衡吗?要人们既看到生活的真相,又不要失去希望?

余华:这个问题是关于人性的,或者说关于文学中的人性。

在一部作品里残酷与温情共存,既可以通过不同的人物表现出来,《文城》里的两个土匪,张一斧与“和尚”,就是对立的两面;也可以通过同一个人物表现出来,小美和婆婆,她们两个身上有着两面性或者多面性。暂且不说小美,说说婆婆,我写到她临终前喊叫小美名字的章节时落泪了,那一刻我理解了那个旧时代的女人。

人物与作家的关系与现实生活中一样,是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。作家要让人物逐渐熟悉自己,怎么做?就是不断地去理解这个人物,人物做了什么?为什么这样做?

作家不能以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去要求人物,作家应该是一个尾随者,尾随人物走向自己想去的地方,然后作家突然感到理解人物了,这个时候意味着人物也熟悉作家了。

钱江晚报:我们看到最后一部分《文城·补》中,小美和阿强冻死于江南雪冻的极端天气中。江

南的极寒与大雪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,气象史上可查。您为什么要他们双双死去?雪在文学中特别能突出一种环境和氛围,起到净化作用的大雪是对人性的救赎吗?如果让小美和阿强隐居于江南小镇,没有什么生命激情地活着直到离世,《文城》能否成立呢?

余华:小美和阿强在雪中死去是第一个方案,这个章节20年前就写下了,后来有过其他两个方案。

第一个是他们两人没有回到溪镇,在另一个小城里生活下去,过了十多年他们回到溪镇,知道了林祥福生前在溪镇的经历,也见到了林百家,但是小美不敢与女儿相认,这个方案后来放弃了。另一个方案是林祥福找到了小美,小美经历内心煎熬后,还是跟阿强走了,这个方案后来也放弃了。

定稿时为什么回到第一个方案,这里说不清楚,只有作者的感觉知道。通观全文,第一方案未必是最好的,却是最合适的。

另外两个方案会让已经成型的故事和叙述出现不少破绽,需要去修补,而修补的过程很可能是越描越黑。当然,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写作方式,我不会在写作时去追求所谓最好的,而是追求最合适、最准确的。

理想的读者
是以空白之心去阅读

钱江晚报:《文城》的时代背景是军阀混战、土匪作乱的荒蛮年代。书中涉及的极其野蛮的凶残的土匪世界,似乎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些“冷门”?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,是不是一个颇大的挑战?

余华:20多年前,我查阅了很多资料,做了一些笔记,这个对我写作《文城》帮助很大。

我写的时候不再查看资料了,只看笔记,中间停下几次,一停就是几年,之后每次重新拿起来写的时候,都是依靠笔记恢复感觉。

当初查阅资料时感到了“集中”二字,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,但是到了资料里就集中起来了,比如我查阅自然灾害时,读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灾害。

我认为文学作品也应该“集中”,《文城》开头就出现了三次自然灾害,关于土匪的野蛮凶残也是集中写出来的效果。

钱江晚报:《文城》一出,有人说,那个写《活着》的余华又回来了。

余华:“写《活着》的余华又回来了。”是出版方的宣传语。出版方向我解释:知道《活着》的不一定知道余华。我30年前把《活着》手稿送到《收获》编辑部时,根本没想到这部书后来会受到欢迎。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,我的几个回答可能都不够准确,其中一个回答可能相对准确——书名好。

钱江晚报:我们注意到,只要是余华的作品,一定会引起评论家的注意,比如洪治纲、南帆等国内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对《文城》的一些解读。比如《文城》是倾向于神话式叙事而不是现实主义叙事,您同意吗?

余华:作家和评论家是两种思维方式,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事物,两者隔得有点远。《文城》不是现实主义叙述,这个我觉得有道理,但对“更倾向于神话式叙述”有保留,《文城》还没有飞得那么高。我就是把《文城》当成一部传奇小说来写的。

钱江晚报:借用李敬泽的书名,“致理想读者”,您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什么样?

余华:我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应该是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一本书,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到一本书里去,而是去发现这本书带来的之前所忽略的认识和感受。读书是为了获得,不是为了失去。

